

松阳西田村，是一座隐匿于浙南群山深处的明清古村落。译者之家就坐落于此，旨在为中外译者提供一个集翻译工作、文化研讨、民俗体验于一体的译者驻地空间。

5月中旬，我入住译者之家。虽然这段时间仅有我一个译者，难免感到孤独，但也换来难得的沉淀。白日子里，我漫步古村落间，看阳光透过斑驳的墙垣洒在青石板路上，听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；夜晚，则伴着窗外的虫鸣与远处的犬吠，在静谧中梳理思绪。虽然身边无人交谈，但文字成了我最忠实的伴侣，每一行译稿像是在与远方的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份独处，反而让心灵得以从都市的喧嚣中抽离，重新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专注。

西田村宛如一座静谧的迷宫，让我这个初来乍到者，几度在错综复杂的青石巷弄中迷失方向，多次折返后，唯有抬头望见那棵屹立400多年的马尾松，方能重获方位感。

从居所出门右拐，沿山径拾级而上，途经典雅的议事长廊，那棵苍劲挺拔的马尾松便映入眼帘，它是村庄的守望者，也是无数旅人的坐标。继续向左深入，步入幽深的青石巷子，一堵斑驳的黄泥墙上，“望松堂·西田花开”的字样悄然入目。这里不仅是休憩之所，更是味蕾的归宿。早餐与午餐皆在此解决，阿姨以巧手烹制出富有当地特色的美味佳肴，每一口都是对这片土地最质朴的致敬。

望松堂入口的门楣上，悬挂着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周克希先生亲笔题写的“松阳译者之家”匾额。周先生的书法隽永清秀，笔触间流淌着文人的雅致与从容，令人驻足细赏，回味无穷。

我这次要翻译的是奥地利文学大师斯蒂芬·茨威格创作的中篇小说《马来狂人》。小说描写了一个医生为一位贵妇保守秘密的故事，是一部十足的心理“惊悚剧”。说来和茨威格有缘，我的第一部译著《精神疗法》正是茨威格创作的人物传记类作品，分别为精神疗法的先驱者弗兰茨·安东·梅斯默尔、玛丽·贝克-艾迪和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三人作传。梅斯默尔是德国医生、催眠术的发明者；玛丽·贝克-艾迪是美国具有影响力的报业创始人；弗洛伊德是奥地利心理学家，创立精神病学学说。他们在极度保守的年代里对人类的精神现象进行了深层次的思索，为人类搭建了一座自我观照的桥梁。茨威格是位语言大师，他那看似无规则的文字有时实在叫人难以理解，翻译工作本来就是折磨人的苦差，翻译名著自然就更累了。

自1990年发表第一篇稚嫩的译作至今，三十余载光阴倏忽而过。回首往昔，心中涌动的感恩之情，指向3所曾滋养我灵魂的母校——上海平安小学、崇明中学和南京大学。此时此刻，我要向那些在我生命旅途中点亮明灯、指引方向的恩师们，致以最由衷的敬意与谢意。

平安小学校长兼数学老师姚佩生先

我译故我在

沈锡良

生，是我人生记忆中第一位无法忘怀的恩师。正是在他的悉心栽培下，我才得以成功考入崇明中学。在那个懵懂的年纪，他如同一盏温暖的明灯，照亮了我人生道路的最初方向，为我奠定了踏实做人的基石。

步入初中，班主任朱秀英老师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二位引路人。朱老师的教诲令我受益终身：仅用两三个星期，她便手把手教会了我拼音。如今我能熟练运用拼音输入法快速打字，全有赖于当年朱老师严谨细致的教导。更令我受益匪浅的是，朱老师每日以短小精悍的唐诗宋词作为必修课，在我心中播下了对中国语言文字浓烈热爱的种子，让我从此沉醉于汉语言文字的韵律与意境之中。

高中毕业，出于对德国古典音乐深邃旋律与德国古典哲学深刻思想的向往，我毅然选择了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。南大的四年，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。图书馆内浩如烟海的藏书、校园里精彩纷呈的各类讲座，让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如鱼得水，尽情汲取知识的养分。我深爱南大那份厚重的历史氛围，那些令人遐想的人文故事，以及六朝古都南京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它们共同构成了我青春记忆中最美的底色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三、大四期间，讲授德国文学史的李清华老师。在课堂上提及由南大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刊物《当代外国文学》，并鼓励同学们积极投稿。李清华老师还多次分享他翻译的德国小说《香水》，书中离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，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。这次课堂上的启迪，让我从此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难忘啊，我的恩师们，正是你们在催我奋进。

米仓茶香

陈绍海



少不了一盏清茶、一缕墨香。他们案头袅袅升起茶的烟里，不知是否也夹杂着米仓山的云雾、山风与清辉。

千百年来，山里人世世代代守着这片茶山，循时节而采，遵古法而制，不违天时，不负地利，更不负一叶一芽的生机。那份对自然的敬畏、对茶树的珍视、对手艺的坚守，早已被山风酿成漫山口碑，年年伴着新芽破土而出，成为融入血脉、刻进骨血的传承。

如今，米仓山茶早已不只是一味饮品，更是融进旺苍烟火日常。

在旺苍的市井长巷、农家院落，各式



二

大学毕业后，我将业余时间全部倾注于文学翻译工作，视其为终身事业。在浮躁与沉淀之间，我最终选择了拥抱文学翻译，在字里行间寻找心灵的归宿，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延续恩师们的教诲与期望。

案头堆叠的译稿如孤岛般将我“围困”，然而窗外那喧嚣而鲜活的世界正透过缝隙窥探。西田村的静谧虽好，却难抵御远方未知的召唤。既然灵魂已在字里行间流浪，何不让身体也随那清风，去村外走走，去听听那些未被翻译过的风声？

晨雾未散，乡村公路在层峦叠嶂间蜿蜒延伸，仿佛一条通往仙境的丝带。简单洗漱后，我背上双肩包出发，每一步都踏在清新的空气与静谧的时光里。午后时光，在望松堂餐厅享用一顿地道美食，待肠胃稍作消化，便开启一段悠闲的徒步之旅。沿着古道步行10分钟，即可抵达古朴的后湾村；若继续穿越幽静小路，半小时后便能一睹被誉为“江南布达拉宫”的杨家堂的风采，层层黄墙黑瓦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。从西田村村口出发，向左可探访上田村的宁静致远，向右则可欣赏下田村的田园风光。若想领略更厚重的岁月痕迹，可搭乘乡村中巴前往远处的松庄村。那里数百年的夯土老屋依溪而筑，炊烟袅袅，溪水潺潺，宛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。或者搭车至松阳老街，在青石板路上感受历史的脉搏，让身心彻底沉浸在这份远离尘嚣的诗意之中。

西田村的黄昏，自带一种温润的质感。夕阳的余晖泼洒在青石板路上，将斑驳的影子拉得细长。漫步其间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和草木的清香，让人不由

多样与茶相依的习俗随处可见：舍茶、煎茶、药茶、油茶、祭茶、相亲茶……一杯清茶，串联起婚丧嫁娶、迎来送往、祈福纳祥。绵长的米仓古道上，那些传唱千年的茶歌、谚语、故事，至今仍在山间回荡，在茶农口中相传。

茶农一生种茶、护茶、采茶、制茶，茶养一方水土，也养一方百姓，而人守一片茶山，既给茶温度，也给茶灵魂，人与茶彼此相依、互为依托，关系极其自然紧密。

迈入新时代，古老的米仓山茶焕发全新生机，茶农既恪守古法，又主动引进现代农业技术，米仓山茶叶从深山幽茗蜕变为享誉四方的茶中珍品，先香飘巴蜀大地，后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

一杯米仓山茶，入口是清鲜，入喉是甘醇，入心，便是与时光一场妥帖、从容、温柔的相逢。

拆开封存的茶罐，清幽茶香先一步溢出，轻灵淡雅，绵长悠远，恰似受惊的雀儿扑棱棱飞起，刹那间溢满全屋。正因这般珍贵，冲泡之时，一举一动皆含心意。取山间清冽甘泉温壶，壶壁渐渐凝出细密晶亮的水珠；以古朴紫砂为器，质地温润，透气留香，方能真正衬出茶的清逸本真。

壶盖一开，即闻茶叶舒展的细响，这是茶与器彼此相知、相宜，也是光阴在杯中酝酿出温润内敛之神采。

静候茶汤，水火相宜，动静互生，茶芽在沸水之中浮沉、舒展、绽放，恰若一行行写于水面的清诗。火候掌握得极好，水到渠成，因此生命最本真的醇美，在最恰当的时候自然流露。初饮时微苦清冽，乃是杀青时烟火气的直接流露，也是山野风霜雨露之本味。再饮之时甘醇自舌尖涌出，清润绵延，有山间小溪漫过河床卵石之感，叮咚有声，润泽喉间，实为焙火、揉捻、晾晒诸法配合妥帖之后，岁月慢慢酝酿出的醇厚。

晨起泡茶，满屋清芳，漫作一条无声的清溪。

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，如初醒的翡翠

得放缓脚步。偶遇几位叶氏后代，他们热情地招呼着，言语间满是对宗族传承的自豪和对故土的眷恋。闲聊中，那些关于家族往事、村落变迁的细节，如同陈年佳酿，越品越有滋味。不远处，几位从外地打工归来、选择回乡安度晚年的老人正坐在长廊下。他们操着浓重的家乡话，虽然方言晦涩，但那抑扬顿挫的语调中透出的亲切与满足，却清晰地传递着一种归属感。

这种无需刻意寻找意义的时刻，恰恰是最动人的风景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西田村的这份宁静与质朴，如同一处心灵的避风港，让人感受到岁月的静好和日子的惬意。

这次我带给松阳译者之家的翻译作品是《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》和《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！》，前者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·米勒的小说，后者则是德国侦探小说家英格丽特·诺尔的代表作，而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华语电影《蜂蜜的针》不久前亦在国内上映。这两本译本都已经经过修订。若日后推出新版，我会再次对译文进行修改润色，力求使其更加完美。

以我的浅见，一部作品翻译得好不好，关键在于译者是否化身为作家本人。译者不仅是语言的转换器，更是原作者精神与风格的“化身”。在施林克的作品里，译者要化身为施林克；在赫塔·米勒的作品里，译者要化身为赫塔·米勒；在英格丽特·诺尔的作品里，译者则要化身为英格丽特·诺尔本人。

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，而学习则是赛道里最为核心的要素。多年前，北京大学教授、德语翻译家张玉书先生曾坦言，尽管早已退休，他的生活重心依然离不开“学德语”和“提高德语”。在他看来，即便浸淫德语文学半个世纪，面对浩瀚的语言海洋与深邃的文化内涵，仍有无数问题亟待厘清。这种谦逊而执着的求知姿态，恰是学者风骨的体现。

于我而言，亦是如此。语言的习得绝非孤立的技术训练，而是心智的拓展和文化的交融。学好德语，不仅是掌握一门外语，更是探索日耳曼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；学好中文，则是夯实母语根基，确保译文信达雅的前提。此外，还要广泛涉猎德语与中文之外的知识领域，因为世间万物皆有关联，任何学问最终都将相辅相成、触类旁通。唯有构建起广博的知识谱系，才能在翻译中精准捕捉原作的灵魂。

“我译故我在（Ich übersetze, also bin ich）”，这是我在松阳译者之家留言簿上的留言，这句话化用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“我思故我在”。就译者而言，在每一次对原文的推敲和对译文的打磨中，译者得以超越时空的限制，与伟大的心灵对话，从而确证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。

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。”我相信，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与知识积累中，我将走得更加义无反顾，在德语文学翻译的道路上留下更深的足迹。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让人潸然泪下，也让我想起故乡送侨批的水客。

故乡是位于闽粤边界的客家侨乡，汀江蜿蜒穿过，直达汕头，连接香港。清末民初，当水客是不少村民的一个职业，就像下南洋打铁、做矿工一样。所谓水客，就是坐船走水路，给华侨捎信捎钱、带人带货的商贩。他们如候鸟迁徙，踏浪而行，来往于家乡与南洋，是鸿雁，是希望。

初炎叔就是一名水客。年轻时的他，理平头，西装革履，外表看去干净俊朗。嘴唇总是抿着，沉静的眼神隐匿着锐利的光。他的主要线路是印尼爪哇岛，那里土路两旁长着大片大片的棕榈树、芭蕉树，丘陵起伏，跟老家差不多。不过，一直往前走，可以望见碧蓝的大海，几十只渔船在落日下游弋。

“阿潮。”他走到一座简陋的华校前喊道。这座华校是一座亚答屋，吊脚楼似的，凭栏通风，紧邻池塘。阿潮应了一声，他是十几个学生的老师。

“我要转唐山啦，你有什么东西搭给你妈？”初炎叔从衬衫口袋抽出派克笔。

“想是想买个毡毯给我妈，但口袋空空。”阿潮拍拍裤袋，哀叹道。初炎叔默然，把笔插回口袋。他收了别家的货、信，主人赠了红包当工钱。

远处碧海帆影。初炎叔的脑海中闪现出“水客王”胡前光的身影。按辈分，胡前光是初炎叔的叔公。叔公的父亲染上抽鸦片，家里除了空气，什么都没有。一家人除夕夜喝稀粥，

送侨批的水客

胡赛标



想到明天断炊，母子俩抱头痛泣。17岁那年，叔公南渡马来西亚槟城打铁，白手起家，发高烧只能跳海里降温。后来改做水客，曾带着后来成为“锡矿大王”的胡子春下南洋，胡子春事业做大后，资助叔公买了田，生活渐稳。

叔公三代单丁，常受人欺凌，50多岁才娶妻，七旬方得一子。家人宠溺，儿子不肯上学。叔公尝尽不识字之苦，某日拿出铁链锁住儿子双手，送子入校。路人侧目，儿子哭哭啼啼，叔公亦老泪翻滚，说：“不读书，不如不要了！”在他的严管之下，儿子终于好好读书，长大后成了一名乡土作家。

叔公如一棵古松，在73岁那年，已经97次来往七洲洋。村民劝他：你要把老骨头丢在南洋吗？叔公笑笑，默然。第二年，叔公还去。全村飘来疑惑的目光。叔公眉头一皱一舒：“再去三次，凑足百次，不负此业。”他没有食言，成为来往南洋百次的“水客王”，回乡养老。

有一次，叔公受乡人之托，将槟城锡矿工的“遗骸”装入皮箱当枕头，船摇晃得厉害，箱内“牙齿”咯咯响。叔公的心提到嗓子眼，怕被人发现。

做水客就要像叔公那样，有一种“气”在胸中激荡。这种“气”会发光。初炎叔喜欢这个行业，它不只是一项生意，它有行业规范，也有操守。此行，他把收到的货分别装入爪哇藤箱里，箱面用墨水标上他的名字与编号，箍上二把锁。钱款不多，他装进了小布包，缝在内衣腋窝边。七天七夜的航程，睡梦里都得盯着。

到了香港码头，初炎叔全身轻松了几分。他的租房在码头边，同乡水客阿耀来访。阿耀小他几岁，走水新加坡。他们常在一起打牌、坐聊、喝酒。此次，阿耀刚经历一场海难，在台风外海，起台风翻船，他拼命游水，是唯一的幸存者。阿耀脸色苍白，似乎魂丢在了那里，嗫嚅道：“等我百年之后，骨灰撒一半海里，陪伴我同船沉没的几个好友。”说完，红了眼圈……

初炎叔眼眸起雾，说：“各行有各的难。”他念起故乡过番的歌谣：“莫食莫着益艰难，想来想去就过番；黄沙赤水家门远，去唔容易转也难。”阿耀愣了下，也唱道：“时时刻刻想过番，到哩番邦又样般？去到番邦也辛苦，样得三年新客满。”初炎叔叹气，说：“下南洋都不容易。”

第二天，初炎叔随身带着“水客证”，坐上去汕头的渣华轮船。南海碧波如云，韩江澄澈如秋水。小火轮的蒸汽似故乡的炊烟。秋风吹过，带着夜霜的凛冽，如母亲的手粗粝温厚。故乡渐近，汀江两岸芦苇萧瑟却可人。

回到故乡，他急忙提着藤箱，走进步蓝楼，大声喊道：“亚栗妈，阿潮搭给你的洋毡……”“心肝！”阿潮的母亲轻拍胸口，微微颤抖。“你有什么口信搭，讲我知就行。”初炎叔道。

多年以后，阿潮才知道洋毡是初炎叔送的，泪溢眼窝。初炎叔去大世，葬于爪哇岛。他留下遗囍：一半骨灰撒入大海，沿着汀江魂归故里。